

看

世

界

丛

书

看世界杂志社 编

生活 真是如此



花城出版社



生活 真是如此

看世界杂志社 编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真是如此

《看世界》杂志社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12

(看世界丛书)

ISBN 7-5360-3710-4

I. 生 ...

II. 看 ...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674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710-4/I·3034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I 活 着

- 我的儿子得了疯牛病 爱立克 编译/黄君铭 (3)
- 孩子, 非洲为你哭泣 芒 子 (7)
- 变态的母亲一直诈称女儿有病 茉 迪 (12)
- 他们的生活没有阳光 黄君铭 (19)
- 渴望和平的孩子们 范 伟 (23)
- “孩童联盟”在行动 艾迪斯·卡耐斯尔 (27)
- 他们杀了我的父母 米娜·凯西 (33)
- 美墨边境的贩毒小“骡子” 蒋建平 (38)
- 美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许韶明 (43)
- 我是侏儒女教师 渝 州 (49)
- 母女同患癌症后 陈赣萍 (54)
- 在南极与绝症抗争的女医生 南 宜 (60)
- 世纪末新版“铁达尼号” 芒 子 (68)
- 被巫师控制的女人们 伍庭微 (73)
- 冤狱 11 年 兆 清 (80)
- 玻利维亚: 一人犯罪全家坐牢 辛 荆 (88)
- 走上不归路的中国非法移民 彭寄予 (94)

- 走私女人的女人 朱伯珺 (99)
日本女人的“职业病” 西彦 (104)

II 另 类

- 陨石“倒爷”：新时代的赚钱职业 许韶明 (111)
我创建了一个新国家 彭寄予 (118)
阿拉斯加单身汉拍卖会 许韶明 (123)
寻找外星文明的超级大亨 安迪 (127)
我终于飞上了天 谢妙慧 (133)
到波兰整容去 郭苑玲 (137)
我的孩子在水里诞生 关锦蓉 (143)
另类治疗：海豚疗法 萨斯卡 (148)
与虎共舞 侯小军 (154)
丛林之母的苦乐人生 牟汝佳 (161)
我与鲨鱼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斯脱·亚伯拉罕 (166)
向死亡挑战：无极限公路赛车 乔纳森·格林 (170)
哈雷摩托嘉年华 欧海聪 (175)
迈克环球历险记 黄君铭 (179)
在冰下感受死亡气息 巴瑞·托特 (185)
她们在天空穿梭 乔纳·汉德森 编译/朱伯珺 (189)
我在报纸上找老公 郑曼丽 (194)
伦敦街头的“艳遇” 朱海萌 (202)

III 性 闻

- 世界女人“性”趣谈 苏海迪 (213)
靠身体吃饭的男人们 陈汉仁 (218)

性在亚洲	许韶明 (222)
一个艺妓的回忆	妮子 (230)
童妓浪潮肆虐亚洲	余丽嫦 (241)
布洛尼埃森林：世界最大的露天妓院	朱岩 (246)
被迫为妓的东欧姑娘	彭寄予 夏勇强 (251)
应召女郎的自述	斯塔兹·特克尔 (256)
一位“加州名妓”的色情生涯	青衿 (262)
她们要挣脱摧花魔掌	苏珊·布鲁克 (269)
佐治亚色魔落网记	陶涛 (274)

I 活着

贫穷、厄运、绝症……有些人从此陷入了麻木、绝望之中；有些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但有更多的人为活着的权利而努力争取着、抗争着。“活着”，也许有些无助，也许有些无奈，但是只要不放弃，总有又见彩虹的那一天。



2000年，法国某电视台对阿诺德——一位疯牛病患者进行了跟踪采访报道，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一些超级市场马上从货架上撤走了一些怀疑质量有问题的肉类，一连串学生饭堂撤消了牛肉，牛肠被禁止出售，牛肉的消费量一下子减少了1/3，屠宰场的运作也减少了50%到70%，法国一时陷入恐慌之中。

我的儿子得了疯牛病

爱立克 编译/黄君铭

1996年，自从在法国发现了第一例疯牛病病例之后，我的儿子，仅15岁的阿诺德就莫名其妙地怀疑自己也患上了这种病。但是他还是照常吃汉堡包，每天喝大量的牛奶。虽然我和妻子多米尼克觉得儿子的想法有点不可思议，但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就赶忙带他去医院，可医生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只不过是青少年的消沉症状而已，无需担心。于是，我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生活。

一向平静、温和的阿诺德突然变得神经质起来，同时，行走困难、身体失去平衡、还经常失忆

但是到了1998年的9月，一向平静、温和的阿诺德突然

变得神经质起来，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发火，歇斯底里地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坏，还和我们动起手来，然后又突然像是醒悟过来似的，两眼含泪地向我们道歉：“妈妈，原谅我，我疯了，我得了疯牛病！”

与此同时，可怜阿诺德还出现了其他问题：行走困难、身体失去平衡、经常失忆，有次外出时竟迷了路，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回家的路。当时，我们还以为他的脑部长有肿瘤所致。于是，就带阿诺德去做 CT，但是由于当时的疯牛病病毒所造成的洞还极其微小，所以检验结果竟是一切正常。对于这一结果，尚蒙在鼓里的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还开导阿诺德说：“瞧，阿诺德，你根本没事！”

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概到了 1999 年 9 月，阿诺德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一位精神病医生猜测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病毒或者是对金属的过敏。他建议阿诺德住院进行彻底的检查。在两个星期内，阿诺德经受了一连串的检查：腰椎穿刺、基因检查、脑电图、CT 等等，但医生从来不告诉我们检查结果，这让我们觉得他们是在有意地躲避我们，我们产生了不祥的预感：难道我们的儿子真的得了疯牛病？！我们找到阿诺德的主治医生，恳请他告诉我们真相，他犹豫了一会，说：“是的，阿诺德确实得了疯牛病。通过腰椎穿刺，我们可以看到病原体，但是我们还要通过扁桃体活组织检查法核实……”天哪，我们的儿子命在旦夕，可他的精彩人生还没开始啊。

全身麻木，再也不能走路了，不能自己开嘴进食，不能再说话，体重也从 79 公斤迅速下降到了 40 公斤

12 月 9 日，阿诺德又被转到了巴黎的比齐叶·萨尔贝齐叶医院进行扁桃体活组织检查。12 月 24 日，医生们聚集讨论，

作出了与上次相同的诊断。面对铁一般的无情诊断，我和妻子一时间简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为了让儿子开开心心地走完余下的日子，我和妻子商量决定不向儿子透露有关折磨他的病情的真实情况，只是说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快为儿子办了出院手续，我们想，既然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对付疯牛病的药，还不如让阿诺德享受最后的家庭生活。

到了2000年5月，阿诺德的情况竟奇迹般地相对稳定下来。这使我们全家再次产生了希望，会不会是医生们诊断错误呢？我又给医生打了个电话。在我们出院后的5个月里，医院可从没跟我们联系过。阿诺德再次接受一连串沉闷的检查，结果竟是：病原体增多了。没过多久，阿诺德的身体迅速恶化，出现了医生对这种病描述的所有症状：全身麻木，再也不能走路了，不能自己张嘴进食，不能再说话。不过，那时他还能用眼神跟我们交流，我们懂他的意思，每天晚上，他都大声喘息好几个小时，好像借此让别人知道他还在呼吸。他的体重从79公斤下降到了40公斤。8月，由于不能正常进食，阿诺德出现脱水，然后是昏迷。因为他的情况太特殊，当地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接收他。最后我们不得不把他紧急运送到外地的一家医院，感谢上帝，那家医院总算把我们接收了下来。

他已经成为一棵植物了……

由于不再脱水，15天以后，阿诺德终于脱离了昏迷。我们紧张的心情才稍为放松，但大家依然忧心忡忡。我们甚至想，是否应该让他静静地毫无痛苦地离去会更好些，更人道？

记得15天前，阿诺德还会向我们微笑。而现在，当我们进入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只能艰难地把头转过来。我们甚至都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在看我们，因为他的瞳孔已缩得那么小。当我们靠近他的床头时，他就发出呻吟的声音。我感觉到他是想

和我们沟通。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这个家从此失去了幸福平静的生活氛围。为了儿子，妻子已经辞去了工作，在家做全天候的看护。我则一下班就呆在儿子的身边，握着他的手，尽量多跟他说话。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他有那么一点儿反应……

唉，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人生悲剧，我已记不得我们的儿子在两年前是什么样子，当时他是一个多么壮实、可爱，热爱生活的小伙子呀；同样我们也不记得他那时的嗓音了，一切似乎都离我们远去……多么令人悲痛，我们的儿子，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变成了一个被生活遗弃的废人。我们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目前的状态。他已经成为一棵植物了，我们已经彻底绝望了。遭遇这一变故，没有人能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儿子会得疯牛病，为什么会濒临死亡？

那是一片洒满阳光的土地。

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孩子们却在饥饿、贫穷、疾病和暴力的魔爪之中瑟瑟发抖。

两名勇敢的男孩选择了逃亡。

他们想飞到欧洲去，让那里的高官和富人来解救这片陆地上所有不幸的孩子们。

然而，他们善良的愿望和纯洁的生命却在远离大地的高空冻僵……

孩子，非洲为你哭泣

芒 子

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是个被海水和沼泽包围着的城市，拥有 100 万人口。整个城市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贫民窟：没有基础设施，没有路况良好的公路，没有令人满意的卫生条件。这里武器泛滥，不断发生的血腥事件令居民整日惶恐不安，而另一方面那些丝毫不尊重人权的警察又到处设置路障，对来往行人肆意搜查。老百姓就终日生活在杂乱无章地分布在杂草丛生的沼泽地的那些低矮、昏暗、破旧的民房里。

14 岁的亚吉尼和 15 岁的福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亚吉尼和弟弟伊伯翰从小就睡在客厅里的长满青苔的地面上，父亲的卧室也只不过是窗帘隔开的一个小角落。父亲利曼是一名修理工，靠给别人修理电视、收音机等电器糊口，因而亚吉尼也有机会断断续续看点电视。早在亚吉尼 2 岁时，母

亲就因不堪忍受生活的艰辛而转嫁他人并偷渡去了法国，留下3个孩子让利曼既当爹又当妈。大姐16岁时死于伤寒，现在就只剩下亚吉尼和弟弟了。由于孩子不多，亚吉尼家的条件在当地居民中已算是优越的了。在离亚吉尼家几米处远，穿过泥泞小路，就是亚吉尼形影不离的好伙伴福德的家。福德家的处境显然要比亚吉尼家艰难许多，全家17口包括福德的父亲卡穆托和他的两位妻子以及14个孩子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里除了两张床和两张椅子就空无一物了，而且至今还没用上电，家里年龄较大的孩子一到晚上就只好四处流浪寻找睡处。父亲卡穆托于1987年被迫退休，像其他4万多名公务员一样，成为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后政策调节的牺牲品，每季度只能领到12720几内亚法郎（相当于54元人民币），没法子，他的两个妻子为了让孩子每天能吃上一顿饭，只好沿街叫卖土豆叶和木瓜叶以补贴家用。

几内亚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失业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60%，而40%的几内亚人每天赚不到1000几内亚法郎（相当于5元人民币）。这里没有具备正规设施和专业医生的医院，霍乱、结核病、伤寒和艾滋病在这个国家四处蔓延，当地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没钱，那就最好别病，否则，就等于进了坟墓。”腐败的国家机制不鼓励对外投资，尽管有丰富的铁矿、铝土矿和钻石资源，尽管有发展农业和渔业的巨大潜能，但一小撮享有特权的人却只管任意挥霍国家资源，而不管绝大部分老百姓还挣扎在生死边缘。更要命的是附近国家频频爆发的战争又使几内亚境内涌进了一批又一批的难民，这无疑又壮大了几内亚的“饥饿”大军，在这种环境下，几内亚的小孩从小就懂得必须自谋生路。亚吉尼和福德是属于不满现状的新一代，他们渴望学习，渴望创造新生活，渴望成功。这两个孩子以具优秀成绩和早熟在一群孩子中显得特别出

众，在他们身上很少会流露出孩子应有的天真烂漫。“亚吉尼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很敏感。”对儿子颇为了解的利曼说，“他渴望离开这里去寻求发展，以求在学成归来后能改变这里的一些现状，这也是我们全家的希望所在……”

亚吉尼每天要到离家几公里远的学校去上课。这所已年久失修的学校就位于沼泽地边，全校 3000 名学生分在 24 个班，每个班平均 125 名学生。但就这么一所学校，家长需经过多方走动，四处贿赂，苦苦哀求才能争取到那有限的名额，孩子们上学所需的桌椅、课本和规定的制服，也全部由家长出钱购买。亚吉尼在孩子中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他父亲总是很照顾他在学习上的一切需求，亚吉尼放学回家后不仅可以安心复习功课，不必像其他小伙伴一样头顶着一大堆东西，沿街四处叫卖，还可以腾出时间教这个地区的没钱上学的孩子。相比之下，福德的境况显得差很多，放学后，他不仅要帮母亲整理修补房子、洗衣服、还要收集土豆叶再拿到市场上去卖。每当夜幕降临，福德家是一片漆黑，连根蜡烛都买不起，回家做功课成了福德的一种奢望。

逃难：到了欧洲，什么事都好解决， 即使是捡垃圾，我们也能填饱肚子

“如果在欧洲，我就什么时候都能学习了。”福德经常满脸神往地说。很久以来，“去欧洲”这个想法就无时无刻地折磨着这两个孩子：当这个区的其他孩子都聚集在亚吉尼家看电视时，当另一个世界真实地展现在他们面前时，一个瑰丽的梦想在他们心中渐渐形成了，而这个想法一旦形成，就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支撑点，成了他们奋发向上的努力。“一旦到了那边，什么事都好解决。即使是去那边捡垃圾，我们也能填饱肚子，而这里的垃圾堆里什么都没有。”他们满怀期待地想着。于是，

他俩开始有条不紊地筹备去欧洲了。

1999年7月26日星期一，亚吉尼向他父亲要钱修自行车轮胎，父亲在给他钱时发现儿子的钱包是鼓的，但他并没有太在意，因为亚吉尼在伙伴中较有威信，伙伴们喜欢把钱存在他那里，而亚吉尼则用一个小本子登记起来。到了星期三，亚吉尼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于往日的行为，只是晚上又向父亲要钱，说去搭公共汽车到城里看望外婆，他弟弟伊伯翰也在那里，但父亲没钱给他。“这不要紧，”亚吉尼说，“我可以等另一个同学，他可以帮我买票。”然后，他就出发了。

福德在家的最后一天也是很平静地帮他妈妈洗了一整天的衣服，他母亲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发现他不见了，起初还很担心，但有人告诉她看见福德和亚吉尼在一起，便又放心下来。第二天，两个孩子还是无影无踪，但双方家长都以为他俩一起去亚吉尼外婆家了。第三天，有点担心的利曼特意赶到岳母家看孩子是否在那，但他岳母说压根没见过两个孩子。在一旁的伊伯翰忍不住说出了哥哥的出逃计划。利曼心急火燎地急忙赶回家，翻找亚吉尼的东西，终于发现了儿子的一封信：“亲爱的爸爸，首先向您致以我最深的歉意和最高的敬意，我已决定离开这里了，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我很幸运，有个白种人答应把我带到一艘船上，这艘船会在西班牙、法国、德国中途停站。我有妈妈的地址，我会设法与她取得联系的。”可是这只不过是两个孩子的一个善意谎言。事实上，他们已在离家的当天晚上，即7月28日搭上了从萨贝纳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曾有一男子在小酒店里吹嘘他把两个孩子带进了机场）。

殉难：当飞机上升到海拔1万米的高空时，严重缺氧会使人神志不清，而且这时的温度已下降至 -50°C ，任何人在这个致命的温度下都无

法坚持太久……

但一直到8月2日，人们才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而这时飞机已在比利时与非洲之间至少来回飞了三趟。当两个孩子的尸体被搬下飞机时已完全僵硬了。据调查员说：“飞机起飞后起落架那有限的空间几乎使两个孩子无法动弹，当飞机上升到海拔1万米的高空时，严重缺氧会使人神志不清，而且这时的温度已下降到-50℃，任何人在这个致命的温度下都无法坚持太久，更何况是两个衣衫单薄的蜷缩在起落架上的孩子？”人们在亚吉尼身上发现了 he 写给欧洲政府官员的信：尊敬的欧洲政府官员：首先请接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我们怀着对你们无比信任的心情写了这封信，以让你们了解我们此行的目的和目前非洲的孩子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恳请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处境，热切期待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8月2日，整个非洲都在为他们的孩子哭泣，更为孩子具有逃离这种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的勇气而哭泣，在孩子们的尸体被送回非洲的当天，几百人不顾官方阻挡，汇集在机场迎接他们的孩子。当送殡队伍经过时，哭声、喊声响彻了整个机场，男女老少全部起身向他们的孩子致敬，人群中的一位父亲含泪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忍受这种苦难，但我们的孩子已无法再忍受每天都空着肚子的生活了。”

在亚吉尼和福德下葬的那一天，他们所在的地区的所有孩子倾其所有，为他们买了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两个人的相片和一行醒目黑体字：非洲的殉难者。孩子们说，如果有机会，他们仍然会像亚吉尼和福德一样，去碰他们的运气。

然而，欧洲真的会是他们的救星吗？可怜的孩子啊……